



0092796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一。邊。相。逐。
緊。隨。往。
欲。用。死。命。
撲。愈。近。朱。
武。機。深。史。
剛。情。熱。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
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
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
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
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圓
便且等我問箇來歷緣故情由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
都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那兩箇都頭答道大郎
水滸全書 第三回

互相嗔罵
妙甚

却有退步法
聖書

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
如何說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
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
說無回書如何却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
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
怕史進了得不敢透入莊裏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
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椽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不
要鬧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
却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没事的等你卻出來同去
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

聖賢傳
忠說省說

刀殺了，喝教許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卽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裏史進和三箇頭領，全身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拏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了莊門，納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是箇大蟲，那裏攔當得，任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鬻人相見，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

水滸全書

第三回

快

史進被李吉陳達楊春攔路走

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朴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箇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家一朴刀，結果了兩箇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土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

趕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并莊客人等，都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叫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籠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畧府勾當，我先要

史記省說

四清白好漢
國不草草
冤實草草
英雄心迹
別有所明

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宋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心去意難留。我今去尋師父，也要那裏討箇出身來。半世快樂，宋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箇寨主，却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與朱武等苦留，不任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各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數

小許全書

第三十

三

都部堂

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裹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項上明黃纓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查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磬口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喽羅都送下山來。朱武等洒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只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

道，落日趨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雞鳴。

置接此數
句眼裏心
裏口裏一
時俱現更
無一毫虧
擲索纏直
更遷之筆

史進在路免不得餓食渴飲夜住曉行獨自一箇行了牛
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經畧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
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
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付坐位坐了
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畧府在何處茶博
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畧府內有箇東京來
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
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
竟人走進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怎生結
束但見

水滸金書

第三回

四

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大原府紐絲金環
上穿一領鵬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
絛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
口方腮邊一部貉髯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入到茶坊裏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
只問這箇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便道官人請
坐拜茶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
禮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
道酒家是經畧府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

寫字相如
魏熱夕

水滸全書

第三回

五

慶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
小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
在此經畧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
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
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
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
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不在這裏酒家聽得說他在
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畧
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
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
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
轄但喫不妨只顧去兩箇挽了胳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
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
們看一看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裹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
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盛着揷把紙標兒在上
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的他
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入
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
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
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

又影出一
箇師父來
夙廝相生
甚有情

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便罵道：「這廝們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洒家便打眾人，見是魯提轄，一開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箇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旆，漾在空中，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有詩爲證：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水滸全書

第三回

六

三尺曉垂楊柳外

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箇濟楚閣兒裏坐下。魯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卽盪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桌子。三箇酒至數杯，正說些閑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

的是一件

送給情郎

苦盡甘來

原出一心

非關轉念

見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提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箇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亲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喫的他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箇到來前面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箇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

水滸全書

第三回

七

色但見

鬅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袅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
子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蛾眉緊蹙汪汪
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雨病雲
愁定是懷憂積恨

那婦人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箇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提問道你兩箇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遞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箇財主叫

問大娘。都
是這樣。

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没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兒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達了他錢。眼怕他來討時。受他羞耻。子兒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曾提轄又問道。你姓甚。

水滸全書

第三回

八

到此處偏
不焦躁偏
肯詳細道
問看英雄
心腸如此

置佳樂利
莫忘美

麼在那箇客店裏歇。那箇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箇。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曾達聽了道。吓俺只道那箇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箇腌臢潑才。投托着俺小种。經畧相公門下。做箇肉舖戶。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箇且在這裏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史進李忠抱在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兩箇三回五次勸得他。住曾達又道。老兒你來。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箇告道。若

莫忘美
莫忘美

大丈夫真勇

爽利的人并不以
做這人
像這人
為

想他雖不

是能勾得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曾提轄道這箇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卓上看着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曾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李忠起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曾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箇不爽利的人曾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箇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箇起身看那箇

水滸全書

第三回

九

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曾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王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王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箇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曾提轄回到經畧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子父兩箇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

為人不要
晚飯為人
起番是何
等心腸

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踏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担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俵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裏肯放魯達大怒攔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箇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水滸全書

第三回

閱讀精細
不則算到
鄭屠氣交

爲人爲徹
偏不勝
佛性

徹弄得好

徹頭徹尾

箇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條凳子坐了兩箇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逕投狀元橋來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猪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箇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畧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鄭屠道使頭你們快選好

顯現入店
小二情景
妙絕

如此消遣
爲福得金
公的脚眼
遂亦激得
鄭屠與奉
頭近絕好
作用

肉四子字他
兩雨二字
俗而典雅
而趣便生
發泰頭雨
雙芝樞

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厮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現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攔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箇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裏要裏餵飽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酒家謹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

水滸全書

第三回

十一

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辰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攔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剉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起身來擎着那兩包臊子在手裏睜眼看着鄭屠說道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了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起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名業火焰騰騰的按納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

酒、飯、勝、以、後、洗、洗、

扭子、風、杖、生、寫、滿、此、寫、老、拳、皆、文、字、中、絕、妙、畫、手

眼、耳、三、處、以、味、色、聲、形、象、如、甚

鄰舍并十來箇火家那箇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

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驚的呆了鄭屠右手拿刀左手

便本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

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在

胸脯提起那錯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酒家始投

老种經畧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

關西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

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

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箇油醬舖賊的

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

水滸全書 第三回 十一

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

起拳頭來就眼睜際眉稍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

出也似開了箇彩帛舖的紅的黑的都綻將出來兩

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

魯達喝道咄你是箇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酒家倒饒

了你你如何對俺討饒酒家却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

正着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鉢兒鐺兒一

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裏只有出的氣沒

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酒家再

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

仁人留人勇人
聖人神人至善
處人神人至善

出門便走
棹棹隨身
便是好漢
子出家手
殺

厮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酒家須喫官司又没人
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
死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隣

舍并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交收魯提轄回到下處急

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籠重都弃下提

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

衆人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運來州衙告狀

正直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畧府提轄

不敢擅自運來捕捉兇身府尹隨卽上轎來到經畧府前

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畧聽得教請到廳上與

水滸全書

第三回

十三

府尹施禮罷經畧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奸教相公得知府
中提轄魯達無故用箠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

敢擅自捉拿兇身經畧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

好武藝只是性格龕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

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畧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

老經畧處軍官爲因俺這裏無人挈護撥他來做提轄既

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

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

邊上要這箇人時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

行申稟老經畧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畧相公

亦是謎才

更見老神

早商能用

入的所以

致好機動

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箇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纔捉了些包裹，捉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卧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裏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并房主人，回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隣佑人等，點一件作行人，着仰水滸全書。

第三回

本地坊官人并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隣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隣舍，止得箇不應。魯達在逃，行開箇海捕急遞的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形貌，到處張掛。一千人等，疎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却似

失羣的孤鴈，趁月明獨自聒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勢翻身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快有如臨陣馬。

急遞三字
有眼始見
榜文先到
衙門相候

論次幾句
極宜前敘
關切

開於後俱
有其旨

起

海清不食口
可法

這魯提轄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
到處便爲家自古有幾般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
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一迷地
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州鴈門縣入得城來見這
亦、興、志、進、進、捕、捕、應

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
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
正行之間不覺見一簇人衆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但見

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攘攘難分貴賤張
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癯看別人也將脚踏
白頭老叟盡將拐棒在鬚鬚綠鬚書生却把文房抄款

水滸全書

第三回

十五

目行行總是蕭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衆人看榜按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叢裏聽時
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
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卽
係經畧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
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
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
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箇人看見了橫
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鬚鬚倒換過
殺人姓名驀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

殺盡不平人。畢竟扯住魯光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陳肩公有云。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鄭屠以
虛錢實契。而強占金翠蓮爲妾。此是勢豪長技。若
無提轄老拳。幾咎天網之疎。

魯光轄打犯鄭屠救活金老丈。勝造七級浮屠。後來作偏。成作祖。裏眼甚。其種子都在這裡。

忠義水滸全書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好和尚打坐禪求福。龍虎窟春飲度春秋。他年漢果像滿好向此院國前遊。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史達結盜殺人不復。這提如何魯達那如。此上緊濟補圖見此。書文字之。頭奇亦見。當時政主之顧到。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兒！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

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實址，魯達道：「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厮，被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

木滸全書 第四回

不想來到這裏，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裏，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裏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于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箇員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再一。句。語。情。察。至。念如何能勾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

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艷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得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是一般丰韻比前不同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筍手半舒嫩玉纖腰嫵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體輕盈紅綉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柳香肌撲簌瑤臺月翠鬢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須生受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裏如何肯放水滸全書

第四回

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分付那箇姪娘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鮓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盞子三雙筯鋪下菜蔬果子噯飯等物姪娘將銀酒壺盪上酒來女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

死女父二人
入拜法亦
宋項行
姓有禮也

金瓶梅

金瓶梅

目老漢初到這裏寫箇紅紙牌兒且久一炷香父女兩箇兀自拜哩今日思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裡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裡一箇人騎在馬上口裡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入到裡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

水滸全書

第四回

三

不知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酒家老兒道這個便是我疑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下魯達道原來如此怪員外不得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為萬幸魯達道酒家是箇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為相識但有酒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動問打

金瓶梅

七至字
義便近
由家浦
息非亥
下音

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喫了半夜酒各自歇
了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可請提轄到敝莊
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
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
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
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
了馬兩箇並馬行程於路說些閒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
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携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
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
備酒食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

水滸全書 第四回

四

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答之事話休絮煩魯達
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
在書院裡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
裡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見没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
老漢心多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聽
人報引領莊客來關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說
開去昨日有三四箇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
要來村裡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
地時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
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悵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

好看趙某却有箇道堙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
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
身便不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
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
菩薩道場寺裡有五百僧人爲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
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
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箇
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
某備辦必○振○開○一○聲○息○切○之○想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去時
那里投邊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旣蒙員外做主洒

水滸全書

第四回

五

家情愿做了和尚專靠員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
衣服盤纏段疋禮物排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
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
五臺山時果然好座大山但見

雲遮峰頂日轉山腰嗟峨彷彿接天關翠嶺參差侵漢
表岩前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口藤蘿披宿雨倒懸
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鐵角鈴橋
龍尾動山根雄峙三千界巒勢高擎幾萬年

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
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箇下了

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員外荅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剎相免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剎但見山門侵翠嶺佛殿接青雲鐘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峰巒對立香積厨通一泓泉水眾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經堂雲霧裡白面猿時時獻果將怪石敲嚮木魚黃斑鹿日日啣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僧來大剎

水滸全書

第四回

六

一麻神教便
不至懈了

當時真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續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剎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魯是閩西軍漢出身因見

內服
遠貨荒林
中情少

些老眼
凡人只爲
委曲二字
壞了心地
惟剛直是
公道場中
人

塵世艱辛，情愿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慈悲，慈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小子自當準備。煩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曾達到客館裡坐地。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水滸全書。」

第四回

七

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呪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裡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口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衆，整整

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禮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宜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捫襟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却待剃髭鬚魯達道留了這些兒還酒家也好衆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

寸草不留 六根清淨 與汝剃除 免得爭競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水滸全書 第四回 八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歸奉正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能否兩字却便道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裡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

與長老同在一處修行也分明提出一頭不敢以字蓋之天
人久過地怕戒不來
知答應能看者不如只記得一字親切

衆師兄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裡選佛場土地

何事切至

情事

無事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

眾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眾師父在此

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

冒賣誤犯清規萬望覲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

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呪辨道參禪員外道日

後自得報答人叢裡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

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

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

不索哥哥說酒家都依了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再別了

眾人上轎引了莊客挖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

水滸全書 第四回

九

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眾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

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箇禪和子推他

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酒家

自睡于你甚事禪和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團魚酒家也喫

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

甜了好喫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由他自睡

下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

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

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没人說

神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

卷七 即

床邊上

如雷響

起來淨手

大驚小怪

只在佛殿

後撒尿

撒尿遍

地都是侍者

稟長老說

智深好生

無禮全沒

些箇出家人

體面叢林中

如何安着

得此等之人

長老喝道

胡說且看

檀越之面

後來必改

自此無人

敢說

智深在五

臺山寺

中不覺攪

了四五箇

月時遇初

冬天氣智

深久靜思

動當日

精明得好

智深穿了

皂布直裰

繫了鴉青

緜換了管

鞋

大踏步

走出山門

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項懶

瓮上尋思道于烏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

教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癯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

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契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

水滸全書

第四回

酒來喫也好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

擔桶唱上山來上面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裡拿着一箇鏝

子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

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動烏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

智深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

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裡甚麼

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

不真箇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

不唱賣酒

說話甚脫

寫出俗像
圖家少錄

此兩行可
性醉賦

生活的哭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
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
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箇
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洒家也不殺你只
要問你買酒契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
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襠踢着那漢子雙手
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
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鏝子開了桶蓋只顧昏冷酒喫無
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裡討錢那
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裡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
水滸全書 第四回 十一

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鏝子飛也似下
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
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
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裡露出脊上花綉來搨
着兩箇膀子上山來但見

頭重脚輕眼紅面赤前合後仰東倒西歪浪浪蹌蹌上
山來似當風之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出水之蛇指定
天宮叫罵天蓬元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
體醉魔君放火殺人花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

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
撞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裡貼的曉示但
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
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
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
賊你兩箇要打酒家俺便和你厮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
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
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浪浪蹌蹌却待
掙側智深再復一拳呼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酒
家饒你這厮浪浪蹌蹌入寺裡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

水滸全書

第四回

十二

叫起老郎火工直廳驕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
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犬吼子一聲却似
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
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裡去便把亮
桶關上智深搶入堦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桶三二十人都
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裡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
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
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
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擦
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

聖來主持
叢林真有
道德的調
伏大眾皆
得此法不
是善惡不
是護每

不便下成
衆行了

獨得錄

佛性

睡了明日却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
那幾箇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
齟齬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
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裏容得這等野貓亂了
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哩後來却成得正果
無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
叫去埋冤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
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裡坐禪處喚
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
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
後撒尿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
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
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是、箇、重、宣、前、務、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
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
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
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榻子又把火工
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爲智深跪下道今
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
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
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

水滸全書

第四回

十三

妙法

不受上當
反加原質
奇絕妙也

喝出酒來
酒過成酒
酒過過惠
酒功德俱
為儒論於

廣說一番
更妙

英雄離客
吳會曹家
山水不似
卷八

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
深。教。回。僧。堂。去。了。昔。有。一。名。賢。走。筆。作。一。篇。日。號。單。說。那。
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從來過惡皆歸酒
地水火風合成人
酒在瓶中寂不波
誰說孩提郎醉翁
如何三杯放手傾
幾人涓滴不能嘗
亦有醒眼是狂徒

我有一言為世剖
麩麩米水和醇耐
人未酣時若無口
未聞食糲顛如狗
遂令四大不自有
幾人一飲三百斗
亦有醜醜神不謬

水滸全書

第四回

十四

酒中賢聖得人傳

人負邦家因酒覆

解嘲破惑有常言

酒不醉人人醉酒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
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况。性。高。的。人。再。說。這。魯。智。深。
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

忽。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
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嚶。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
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裡。取。了。些。銀。兩。揣。

在。懷。裡。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
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

從打鐵人
眼裏寫出
刺墳髮的
魯達真形
來是何等
想

彼此稱量
語毫也
不得

戒刀找得
妙

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麪店。智深尋思道：「佛于甚麼處，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也。自下來賣些喫，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看有甚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間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舖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鐵。智深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腮邊新剃，鬚長短鬚，錢錢地好漆，瀨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裏正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水滸全書 第四回 十五

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燥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箇人待詔道：「小人據常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罷，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深道：「兩件家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

你那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喫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趁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鐵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箇酒望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裡面坐下敲着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裡的本錢也是寺裡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喫得

水滸全書

第四回

十六

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箇道理如何能勾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箇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傍村酒肆已多年
斜插桑麻古道邊
白飯甃鋪貧客坐
須籬笆用棘荆編

破瓮榨成黃米酒

柴門挑出布青帘

更有一般堪笑處

牛屎泥牆畫酒仙

後是時方
便更的

智深走入店裡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裏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裡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

水滸全書

第四回

十七

上看時，只見牆邊沙鍋裡煮着一隻狗，在那裏。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便將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要喫那裏。肯住，莊家到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昏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

佛性

口口口口口

從禮德金剛身上生出一段打興來竟絕音絕

有箇金剛不動的便右箇倒得金剛的非蘭力也

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嚇得莊家目瞪口呆
罔知所措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
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
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
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裡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
發只一膀子塌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
亭子柱打折了塌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
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顛槍上山來兩箇門子叫道苦
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
只在門縫裡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

水滸全書

第四回

搗鼓也似敲門兩箇門子那裏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
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箇烏大漢不替俺
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
子只一扳却似撇葱般拔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
剛腿上便打簌簌的兒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
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
剛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
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
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
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

真具眼師
真叢林正
眼長老具

運

節節意
壽妙

迎

座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猫今

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

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

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

他修蓋這箇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

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

也沒奈何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

方丈都道好箇箇箇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裡

面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酒家入寺

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衆僧聽得叫只得叫

水滸全書 第四回 十九

門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箇做出來門

子只得捻脚捻手把拴拽下飛也似閃入房裡躲下衆僧

也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

擲將入來喫了一交杖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逡僧堂來

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

將入來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裡咯

咯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

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杖上禪床解下絛把直裰帶

子都唵唵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脚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

肚飢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

這禪床
的都是打
料還有不
層打的

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
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着袖子死掩
了臉智深道你不契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
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擗耳朵揪住將肉
便塞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
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剜剜剝剝只顧鑿滿堂僧眾大喊
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座
好文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
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
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
水滸全書 第四回 二十

棒盡使手中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
別無器械捨入僧堂裡佛面前推翻供卓掣兩條卓脚從
堂裡打將出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驅吐三千丈凌
雲志氣按不住殺人怪胆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
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鎗跳澗豺狼直饒揭
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拱手恰似頭斷口已錦錫子僧在關鎖鎖不似像

嘗詩魯智深輪兩條卓脚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
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卓脚着地捲將來衆
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

補此姓
竹

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老來，各自心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卓脚，叫道：長老與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坍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汚。你且隨我來。方丈裡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

水滸全書

第四回

二十一

一馬到

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賞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箇直廳道人運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裡，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坍了亭子，捲堂關了

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眾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
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
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
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
那裏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曹智
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個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
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
塞北三千里果證江南第一州畢竟長老與智深說出
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趙員外剃度曹達非僅教以避難也。只因其剛心怪氣。姑

又評 勸他做和尚。庶幾可以掩抑之。

和之。在和尚行子。可深言。

德評

今人孤云修行。昧却佛性。曹智深飲酒食肉。殺人放火。無所不為。
到底全了佛性。成不了正果。可見昔之真佛性。不似今之假修行。

